

声，新局长正在呵斥发脾气。科室小刘满脸惊慌地跑进库房：“王老师，有位中年妇女吵闹着提到你名字，快去看看吧！”王建华心头凛然一紧，库房远离接待大厅，他根本就听不清楚。原来是张晓莉正在向工作人员哭诉，两个小年轻站在一旁窃笑敷衍着。小刘轻轻拉拉王建华衣袖：“这人怪哦，她婆婆当年分房子，却吃牢档案局里有存根，还讲伊是依同学老婆，狠三狠四不讲道理。”

王建华无奈地走进大厅，张晓莉像是见到了救星：“班长，依总算来了，伊拉还不相信我。”王建华拉着张晓莉快步走到长廊僻静处，张晓莉一下子哭出了声：“福祥的哥嫂动迁款一定要得大头，我想来找找当年的凭证。班长依哪能也在这里？”王建华以前对同学一直讲自己在区委搞研究，不肯实说在档案局，他支支吾吾地把话岔了开来。

张晓莉急不可耐地说：“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医院要赶福祥走，家里老房子又要动迁，我哪能弄得动福祥。依路道粗，帮帮忙吧！”王建华害怕张晓莉闹下去，自己在新局长面前又要丢分，想赶紧支走她，便打着哈哈说：“我有数了，这事急不得，我一定帮你找啊。”张晓莉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医院明天就要赶福祥出院，都火烧眉毛了哪能不急？这事全怪依，带着福祥出去旅游又不管伊，我不找依找啥人？如果依不解决，明天我就抬着福祥到区政府门口来示威。”说罢，气哼哼地转身离去。

王建华傻了眼，他知道张晓莉是个厉害角色，说到做到，当年和罗福祥在一个纺织厂时，她看上了机修工罗福祥，经常差使他做这做那，罗福祥不怎么愿意，她竟能使出巧计奉子成婚，与婆婆、哥嫂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这些年熬过来也够难的。罗福祥受伤，王建华确实难辞其咎，但上哪里去找接收的医院呢，他不过是个档案管理员，人脉与能耐极为有限，王建华急得团团转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猛地王建华脑海里浮现出弥勒佛似的许医生，他总是笑眯眯的。因为社区医院档案工作要升档，王建华曾去指导帮忙过，社区医院总归还是医院，比养老院只养不医要好得多吧？他心里思量着，赶紧打电话给许医生，才知道社区医院病床极为紧张，登记排队的大有人在。凑巧的是，当天中午刚有位80多岁的老伯去世。“要来哦，侬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啊！”

听说可以医保，张晓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王建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有恩于罗福祥，愧疚感慢慢消弭在繁杂庸常的日子里。

罗福祥住进社区医院后，躺在病床上不吵不闹，自己也能吃饭喝水，眼神和人对视交流，令人疑惑的就是

不讲话，人迅速长胖，像个摇篮里的巨婴。张晓莉每天匆匆来去，絮叨着家里拆迁的烦心事，罗福祥紧皱眉头，还是一声不吭，握紧了张晓莉的手。

裘美丽在上海呆了半个多月，惊叹城市变化如此迅捷，她曾去过老房子，已经空荡无人，自家屋里斜倒着一只老式大橱，橱门已坏，像在尴尬而空洞地傻笑，没有残留中的一丝记忆，完全陌生。很快这里将矗立起高楼大厦，裘美丽无可留恋，但她莫名对罗福祥心存歉疚，她真不知道罗福祥暗恋自己那么多年且爱得那么深，裘美丽无以回报也无从回报。女儿蓓蒂听了这个故事，电话里夸张地醒着鼻涕：“妈咪，真是太感动了，现在人哪有这么纯情啊。”蓓蒂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布朗近来慢阻肺发作，呼吸困难，她让母亲速回美国。

裘美丽曾去社区医院探望过罗福祥，看见裘美丽来，罗福祥显然极为高兴，他澄澈的眼睛紧盯着裘美丽，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，不让裘美丽走。裘美丽很担心这次告别会变得难堪，特请王建华等人陪同前往，没想到罗福祥却在呼呼大睡。裘美丽从挎包里拿出一叠事先准备好的美元，请王建华转交，并拥抱了每位同学，挥手道别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，出租车绝尘而去。

罗福祥还在昏睡，大家好不容易又聚在一起，不愿马上散去，王建华带着同学在病房外转悠。可别小看社区医院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病房也整洁干净，只是躺在病床上的都是老年人，他们要么昏睡，要么瞪着眼睛望天花板，悄无声息，对王建华等的到来熟视无睹，氛围有些沉闷和压抑。王建华叹口气：“等我们老了，能有这等医护条件也算不错了。”阿猫心直口快：“这种地方好呆的啊，不是等死吗？”张雅萍白了阿猫一眼：“猫嘴里就是吐不出象牙，胡说八道什么。”光头煞有介事地说：“班长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以后私房菜餐厅关掉，去买或租一栋楼房，让愿意的同学一起住进来，我们抱团养老怎么样？”大家纷纷说好，王建华却慢悠悠地回答：“好是好，但牵涉到经济利益、个人兴趣爱好，复杂得很，如果再发生像福祥摔跤的事体，算啥人责任呢？”光头头一缩，不吱声了。

再转回罗福祥病房，他已醒过来，胖乎乎的脸上憨笑着，张晓莉也站在床前。王建华把裘美丽转交的美元递给了张晓莉，张晓莉迟疑不决地想要推开。而罗福祥不听便罢，听后竟然剧烈摇晃着身体，想要爬起来，吓得同学们赶紧一拥而上，好言相劝，罗福祥却还是执拗地摇晃着、摇晃着身体……